

红太阳“红色经典1921”征文 获奖优秀作品

一等奖

柏祥伟

酒看半开，酒饮微醉。这是我二叔平时的口头禅，也是他做人处事的态度，我第一次听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那时候二叔正在河南当兵，二叔回家过春节，从济宁转车回家时，在商店里买了两瓶白瓷瓶的酒，酒瓶上贴在一个醒目的“祥”字，红字很喜庆，隔着酒瓶隐约也能闻到酒香，那是我第一次闻到酒香味儿，丝丝袅袅的，缠绵醇厚，钻进鼻子里，让人恨不得想憋住一口气，舍不得吐出来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二叔和我们全家人吃年夜饭时，我爷爷很高兴，对我二叔说，还是二孩有出息，让咱家过年喝上成瓶的酒了。我二叔笑着说，爹，以后咱们日子好过了，我让您每天都能喝上成瓶的酒。二叔这么一说，全家人都会心一笑。我也明白二叔说这话的意思，之前我爷爷对我说过，他从小舍不得打孩子，只有一次打过二叔的屁股。二叔十几岁时，爷爷吩咐他背着地瓜干去供销社换散酒喝，没想到二叔老半天没回来，爷爷不放心去找二叔，才发现他躺在村街老槐树底下，醉得不省人事。原来他换了散酒回家的路上，一路走一路偷喝酒，多半瓶的酒喝进肚子里，歪倒在地起不来了。二叔抱着酒瓶嘟囔着，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看二叔喝醉的模样，当时我爷爷真是哭笑不得，一把拽起来，顺手在他屁股上贴了两巴掌。自此以后，我爷爷再也不让二叔替他去供销社买

二等奖

酿一段生活入酒香

张玉岗

知晓红太阳酒厂，是我学会抿酒槽喂猪以后的事了，那时候我刚上小学。

春三月，麦苗返青。和往年一样，父亲买回来一只猪秧子，圈养在了院子里。那时候，喂猪不用饲料，用酒糟。酒糟在红太阳酒厂，多得是。故乡焦城，去酒厂十六里路。父亲往往会乘着朦胧的曙色，拉着地排车去拉酒糟。我没去过酒厂，听说那里有屋檐一样高的酒缸，比村里造酱油醋的缸还要大。我哭闹着也要去。父亲缠不过我，索性把我带上。天刚蒙蒙亮，春寒像一盆盆凉水不断地浇下来。我睡眠惺忪，坐在地排车上，醒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便缩在父亲的军大氅里，遐想着很快就能见到大酒缸了，那些和屋檐一样高的大缸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焦城，农民的生活已经有了起色，但依然贫穷，一年吃不了几回肉。所以，拉酒糟喂猪，成为了多数乡民在农活之外最入心的事情。

拉酒糟的人很多。出了村，地排车队伍像贪吃蛇一样，越来越长。他们在朦胧的曙色里前行，周遭是地排车的喑哑和囊囊的脚步声。目的地是红太阳酒厂，目标是有肉香的美好日子。

跟父亲拉酒糟，我只去过一次，没有见到屋檐高的酒缸，只看见院场里一堆堆的酒糟。酒糟的酸败味浓烈刺鼻，令人不堪忍受。我反复憋气，以致浑身无力，瘫软在盛酒糟的编织袋上，起不来了。旁边的男人咧着嘴巴揶揄我：这么快就醉啦！

从开春喂到年尾，一头猪才长成个儿，其间大多饲养酒糟。有时猪生了病，中间夭折了，便是血本全无。农人务实，很少做宏大的筹谋。他们殷切期盼的，无非是年关来临时锅里碗里能有几块肉，以作口腹与精神上的犒赏。

第一次名副其实地喝酒，是在读初中的时候。除夕夜，玩伴聚在一起，喝酒，谈天。有两个玩伴将要辍学：一个准备去参军，一个准备去务工。他们的离开是带有煽动性的。当时我们正处于叛逆期，想要挣脱父母的约束取得所谓的独立。我也动

过外出务工的念头，没有父母在场，也无功课的烦忧，是何其畅快。

第一口酒，一饮而尽。很辣！我梗着脖子，感到有一股气顶在嗓子眼里，直往上翻涌，直把眼泪都顶了出来。

如果倔强的少年能够浅尝生活之其一味，我想，他也不会违抗父母的意愿，赤裸裸地、毫无防备地走进生活的峡谷中去。

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，他在山石塘里做矿工，因为尚未成年，只以勤工俭学计酬。火辣辣的日头，不断地坠落下来，砸在他稚嫩的肩上、后背上。他想到了他喝下去的那第一口酒，那带有煽动性的一口酒。与成长有关、与成熟无涉的第一口酒。他在酒一样辛辣的勤工历练中隐隐感到，书山也罢，南卧龙山也罢，不经一番磨折与登攀，是翻不过去的。

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自作主张，买了一瓶除夕夜与玩伴们喝过的那种酒。问过店员，他才知道它有一个朴拙的雅号：杠八。在寻常百姓家的席案上，它很受欢迎。

暑假过去，他去复读了一年，后来考了高中、读了大专，毕业后，便留在了去乡不足百里的古运河裙带上的小城。

是的，他便是我，形而上的我。

他打拼了六年，终于在小城落地生根。他漂泊过好几个地方，也喝过许多种类的酒。在婚期被提上日程的时候，他说，婚礼在老家举行吧。

婚礼前的晚上，他躺在散溢着淡淡的油漆味的房间里，突然很想喝一口“杠八”。如果不是那一口杠八，他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向另一个方向延伸。另一个方向上的他会是怎样一种情形？他设想不出来。他只是知道，现在他很满足。父母健在，想吃肉，去集上的冷鲜肉铺子里称一块便是。自从农业税取消以后，父母便不再拉酒糟喂猪了。每年陈粮吃不完，新粮又打下来了。铁皮粮囤节节拔高，快要顶到屋梁了，和他少年时臆想中的酒缸简直要一样高大了。

他觉得现在能过上好生活是一件水

到渠成而理所当然的事。

他在小城里谋到了称心的工作，邂逅了妻子，结交了三五个知心朋友。他走的每一步，多多少少都有酒的辛辣掺杂在里边。然而，当那些举步维艰的日子过去之后，他便感到了阵阵的香冽与回甘。生活如酒，他一直在酿一个花好月圆。

宾至筵开，他逐一敬酒，招呼远道而来的同学：不醉不归啊！

无论酒瓶倾斜过多少次，瓶里的水晶帆却一直岿然不倒，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姿态，仿佛经历了暴风骤雨之后正扬帆起航。他惊叹于酒器的制作工艺，想到这又何尝不是生活极美的隐喻。生活如海，每个人都是一叶帆船，即便为眼前酸辛的风浪所困围，只要理想的帆一直矗立着，那么，也终会抵达美好生活的彼岸。

他结婚没过两年，他的一位忘年之交退居二线。他平素务实、勤奋，常得忘年好友的点拨，因此走得很稳，成长得也快。当初好友在位上时，他不敢登门，众口铄金，怕生嫌隙。现在时过境迁，登门造访，也无非寻常交游。忘年好友素无别的爱好，唯喜欢闲暇时呷上两口。他去逛商场，酒水琳琅满目。挑来挑去，他又想到了杠八，可是杠八已经退市许多年了呀。在一间临街的酒水铺子里，他提了两瓶红色经典1921。价格适中，包装沉稳大气，而且，没有掺杂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酒实在，能喝出人情味来。

去好友家，路过一片待开的蔷薇花，蓊蓊郁郁，柔柔地依偎在栅栏上。时候正值仲春，蔷薇握着小拳一样的蕾仿佛攒足了劲儿，行将怒放似的。他见过它们怒放时的样子，泼辣、热烈、懵懂、恣肆，向春天与路人展示着裙袂。有那么一瞬，他遽然想到，多年以前，在那个别有一番滋味的除夕夜，几个初尝酒意的少年也大约这般摸样吧。只是他们尚不知道，从此以后，他们的酒中便多了一种情愫——乡愁。

(此文获得红太阳“红色经典1921”主题征文 二等奖)

欧阳兆超

一脉清流

从感应泉喷涌而出

穿越嘉山祥水

把五千年的醇香和血性

送入万家灯火

从1921到1949

太阳照亮中国

成就了一个又一个

红色经典的故事

从1949到2021

长征的脚步从未停歇

麒麟现，河图出

红1号岁月如歌

一百年正值青春

中国红永不褪色

听，东方红响彻寰宇

红旗漫卷西风

(此文获得红太阳“红色经典1921”主题征文 二等奖)



不忘来路，始知归处